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八辑



原路返回

骆驼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I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八辑



原路返回

骆驼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I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路返回 / 骆驼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9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1035 - 2

I. ①原… II. ①骆…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1439 号

原路返回

骆驼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组稿编辑: 陈永林

责任编辑: 陈永林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2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500 - 1035 - 2

定 价: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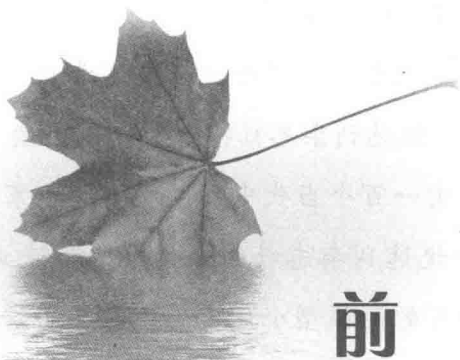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 05 - 2015 - 4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 - 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

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4年9月

目 录

春生的故事	1
村道通了	3
电话停了	5
调上来了	7
红桔甜了	9
年猪肥了	11
雪梨熟了	13
最后一个猎人	15
自杀	17
苦夏	21
抓赌	23
就为那片绿	25
回家	27
景区	30
张三的婚事	33
遭遇	35
朋友	39

智取	41
春到梨花开	45
拒绝	48
陪父亲上凤凰山	51
小猫大了	53
电脑	56
高傲在高楼上	58
原路返回	60
采访江秀琴	63
镜子	66
残阳下的那双手	68
晨曦里的那双手	71
生日礼物	74
关于王玉芳的采访记录	76
发报员刘菊花	80
开旅游车的张大个	83
三巴汤	86
九爷	87
井	89
玩笑	95
酸菜汤	101
风雪中的那双手	104

为母亲寻找回家的路	106
山里冒出新典型	111
卖米	113
卖蛋	116
地砖高悬	119
恋在身后	121
常结巴子	124
清洁工秦毛子	127
儿子	130
在为民路上	132
高楼下的窗口	137
爱情故事	141
稚愿	144
会议室的花死了	147
丑妻家中宝	149
原色	151
吊脚楼	154
永远的秋夜	156
七癞子	157
带血的云	159
真爱，就应大胆	160
嫂子	162

并非无题	164
二姑	165
丈母娘	167
门卫	169
渔	170
新妈	172
天发老汉	174
掌心的红豆	177
深山幽兰	179
又是玉米成熟时	183



春生的故事

春生刚从老人家的屋里出来，便被“便民商店”三十多岁的男老板堵在了小巷里。

男老板春生很熟悉，只是一直叫不出名字。三年来，每次看望那位孤身老人，春生都要从他的店里买上一大包东西。

你就是杨春生？男老板没了往日在店里的满面春风，一张脸阴沉而扭曲。

春生陪上笑脸，说，是我，我就是杨春生。

行啊，你小子行啊！学雷锋学得满城风光啦！

哪里，哪里，这些小事，算不得啥嘛！春生客气地看了一眼男老板，笑笑说。

算不得啥？这全城上下，哪个不晓得你的大名？电视上有影，报纸上有文，还算不得啥？男老板恨恨地扬了扬手中那张报纸。

春生知道，那张报纸上面刊有报道自己的文章。三年前，春生还在小城的那家工厂上班，一个春天的傍晚，春生遇见了那位老人，老人坐在破旧的房门前流泪叹息。从老人那里得知，老人曾经有两个儿子，老伴去世后，一个儿子死在了山西的某个煤窑，另一个儿子死于飞来横祸。其中根底，老人不讲，春生也懒得去问。就这样，逢年过节，春生总要提着礼品来看望这位孤身老人。

一年前，自己虽然也下岗了，但春生仍不忍心丢下这老人，前几天春生又来看望老人，不知这事咋被记者们知道了，电视、报纸齐行动，春生便成了“三月里的活雷锋”，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春生看着男老板，笑笑说，这真的算不得啥，我虽然下岗了，但我



不能因为这件事就丢下他老人家，所以，所以今天我又来看看他。

太好了！男老板口气生硬，真是他妈的品德太高尚了！一个下岗小子，有几个臭钱？到老子面前摆阔？

摆阔？我摆啥阔？春生感到莫名其妙！

男老板满面怒色，说，你全部家当，买得起我这幢楼吗？春生顺着男老板指的方向看去，那正是离老人家平房不远的那幢高楼，在夕阳的映照下，正反射着刺眼的光。春生一直在猜测着那楼的主人，没想到就是男老板，春生心里顿时涌出一股难言的滋味，怪怪的。

没有吧？穷下岗仔！摆阔摆到我头上！你英雄了，光彩了！咋就不为别人想想？你叫我今后脸往那儿搁？男老板咬牙切齿，只差没有一拳揍过来。

春生一头雾水，问，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男老板痛心疾首地说，你他妈还装蒜？那是我爹！春生差一点背过气去。



村道通了

九龙山的高在川北有名，我的故乡在九龙山腰的九龙村，通公路也是近几年的事。久居大山的人都知道，村道路坡度大，路窄，路面差，车子行进极为艰难。

我老家所在的那个大院子，十余户人家，离村道路还有段距离，为了接上那段断头路，在父亲的提议下，几个退休回家的工人、干部召集大家，就是吃再大的苦，也要接通那段路。于是，在外工作的，捐款，外出务工的，筹钱，剩下十几个老头老太婆，便在家修路。的确，那段路早该修了，平时里运粮拉肥，只好远远地堆在路边，老人们只得一背背来背去。

而今，川北农村都这样，青壮年男女大都外出务工挣活钱去了，家中仅剩下老人和孩子，一切体力劳动，都靠老人们硬撑着维持，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再说了，而今的年青人又都被惯坏了，城里工作的，出门就坐车，外出打工的，早已生疏了山路，哪个还想走那山路啊。大家的积极性显然很高，路修的自然就快。

通车选在了离春节很近的日子。在城里工作的，带上了车子，外出打工的，租来了车子，车们戴着红花，在村道上蛇行，老人们戴着红花，在人群中穿行。

从此，人们免除了许多交通不便之苦，生活在一种暖洋洋的氛围里。上街去办事的，骑上摩托飞驰而去，回家看看的，坐上小车悠然而来。大家都感叹，这路，要是早修十年，该有多好啊！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夏雨过后，经不起折腾的村道终于露出了原形，泥土被冲得无影无踪，石头们无序地躺在路上，成了天然的路障。车是



自然难走了。老人们只得重新投入到维修村道上来。

路比以前牢固了许多。车跑起来更顺畅了。逢年过节、老人们的生日，儿女们一溜烟跑回来，同老人们欢欢喜喜地吃上一顿饭，又一溜烟地走了。老人们在小轿车卷起的尘烟里，目送着儿女远去，山村又恢复了先前的沉寂。儿女们异常高兴，说，这路通得真好啊，以前回趟家，再快也得两天时间，现在，一天就足够了。老人们也说，是啊，路通了，的确是方便啊。

前段时间回乡，我被面目全非的村道吓了一跳，一个夏天，这段路就变成了如此模样，我们只得在村道边下车，提着沉沉的礼品向老家走去。父亲早已候在拐角处，他将我们的东西放入事先备好的背兜，在前面默默地走着。我说，爸，把这路修一修吧，多方便呀！

父亲说，是该修一修了。

因为无车，我们便在老家住了一夜，一家人欢欢喜喜，院内的老人们也围坐在火塘边，摆起了我们这一辈人的童年趣事，大家在欢笑声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回城后，我迅速组织大家捐款，准备重修那条村道。

父亲经常在夜间打电话来说，谁谁今天回来了，我们在他家呢！谁谁从外面打工回来，挣了多少钱，我们正在他家听他摆外面的事呢！父亲的高兴劲，不亚于我们每次回乡！

我在电话里提及整修村道的事，父亲吞吞吐吐，良久，才说，村道怕是修不成了，我们准备用那些钱，安自来水呢！我们都老了，怕担不起那担水了。我忙说，钱不够吗？不够我可以号召大家再捐！

父亲说，不是钱的问题，便放下了电话。



电话停了

当我拿起电话，拨打父亲的电话时，电话中的女声说，对不起，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我莫名其妙，怎么会停机呢？一月就几十元的电话费，父亲的退休工资可是每月近千元呀！

我拨了邻居的电话，请他叫一下父亲。父亲接电话时，我首先按惯例表示了问候，问了一些近日的情况，并特意告诉他，家里的电话已欠费停机了。

父亲显得十分惊讶，说，怪不得这几天没有电话来呢？父亲说，我当场天去交。然后又问了一些我家中的情况，当得知一切都好时，便说，那就好。就挂了电话。

我们村离乡场镇较远，哥嫂和我们都不在父母身边。前些年，除了逢年过节和父母生日回去外，平常很难有联系。父母想我们了，就到村小学校去给我们打电话问问，我们若找父母有事，就将电话打到村小学，村小学的老师，便在学校的高音喇叭里通知父母，并说出约定的时间。父母听到通知，忙放下手中的活计，一路小跑着爬几里山路来到村小学，每次接电话时，都能听到父母们喘息未定的声音。两位老人在电话中争着说话，争着告诉近日的一些事，争着同儿孙摆谈，每次都弄得一家人激动万分。

那年，我二爷为接电话，在大沟里扭了脚，但为了接听儿子的电话，硬是拖着伤腿，爬了二里多路。我三爷为接电话，在雨后的山路上跌伤了腰，在床了躺了一个多月。我便同在城里工作的几个邻居商议，托了电信局的关系，破例在我们村架设了几门电话。

从此，老人们免了接听电话之苦，可以随时随地同儿孙们互叙亲情、互致问候了，电话成了老人们与儿孙平时联系亲情的唯一工具。

多么重要的电话啊！怎么能停呢？我可是与父母约定，至少每三天通一次电话！

逢场后的当天晚上，我再一次拨了父亲的电话，依然不通。我又拨了邻居的电话，父亲说，这场太忙，还没来得及上街呢，下场一定去交费。

因有事下乡，又到了给父亲打电话的日子，我便嘱儿子打个电话回去问候一声，儿子说早打了，可是打不通，电话欠费了。

我再一次拨通了邻居的电话，邻居去叫了。很久，邻居告诉我，说父亲忙，手头的事丢不开。

第二天，我还是拨了邻居的电话，邻居去叫了。很久，当我再次拨去时，是母亲来接的，她说，你爹睡下了，我忙问，怎么会呢，他天天看电视都是直到深夜呀，哪会呢，莫不是病了？母亲说，没有，你们多注意身体啊。就挂了电话。

我满腹疑虑地度过了一天。

当我咬着牙打通了邻居家的电话时，邻居的妻子接了电话，说邻居不在，有啥事，你打他的手机吧！她慢慢地告诉了我一个号码，我拨过去，已关机了。我又一次打过去，邻居的妻子接了，她说，你打某某的手机吧，他们在一起，如果某某的打不通，你就打某某，某某或某某的吧，他们肯定都在一起！

我拿起电话准备拨某某的手机时，手潜意识地停在了半空中。我的父亲啊，有啥事不能给儿子直说呢？我放心地笑了。

第二天，我嘱在老家乡场上的朋友以最快的速度帮我交了父亲的电话费，并在移动营业厅买了一部价格不菲的新手机，坐上车朝故乡的方向驶去。



调上来了

朋友云的突然到来，令我们全家人大吃一惊。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一进门就表现出少有的冲动和激情。他很潇洒地落座在我们的饭桌前，从包中拿出几样事先备好的小菜，牛气地吼道，拿酒来，咱兄弟今天干他几盅！

我和妻都诧异地看着云，要知道，云是那种平时十分委琐且平静的人，更何况他是滴酒不沾呀！

几杯洒下肚，云说，我调上来了！在县城 C 中。

我和妻既高兴也惊奇，要知道，云为了从小镇进入县城，整整花了八年时间啦！

我们便一杯接一杯地干酒，一声又一声地道贺！云说，啥嘛，两口子也真沉得住气，居然不问我咋调上来的！

我说，你说说看！

云显得更牛的样子，猜！使劲猜！然后顾自喝酒。

我的确猜不出来，因为为了云的调动，我们是前前后后折腾了好些年了。云是我的同学、同乡。十年前，我率先步入县城，而云却分在了故乡小镇的学校里。论水平，云在当地学校也是首屈一指。几家好点的学校都争着调他，可就因为他与他的顶头上司有些过节，调动的人一来考察，那上司都以各种借口搪塞过去，什么学校离不开云啦，什么云是学校培养的接班人啦，好像学校离了云就不能运转似的。来的人见如此，也不好多说。可一年又一年，云还是老样子，职称上不去，也不见加官晋职！该托的关系托了，该送的礼物也送了，就是不见动静！云几乎到了绝望的边沿。

云见我呆楞的样子，脸上更洋溢着不屑。他说，我看哪，现在的作家也并不怎样，没辙了吧！技穷了吧！

我与他碰上一杯，说，别装了，说吧，我不信你那榆木脑壳还有啥惊人的思维不成？

云又续上一杯酒，干咳两声，便说了调动的事。

你知道，云说，我与那家伙积怨太深！他这些年不让我走，要的就是让我永远在他的“屋檐”下。今年，学校大量添置设备，真是天赐良机！眼见顺得不行，我便逆向思考，凡是那家伙经手的大项目，我都偷偷地进行了核实，我跑成都到重庆，果然收获不小。

那天，在我将调动申请交去的时候，那家伙神情依然。我便双手撑在他的办公桌上，当时，有另外一位老师在场，我说，头儿，前几天，我到成都去了一趟，准备配一台电脑，我在某某商城看了某某电脑，他们说只要一万元，一个月前，也是这个价。我在重庆的某某公司去问了一下某某空调，人家说每台不到五千元，这三个月，都没有价格变动，说着，我便朝兜里摸，这不，人家还出具了发票呢！

少说废话，我说，说这些干啥！快说说你调动的经过！

云白我一眼！急啥，我说的就是经过！云说，后来，事情就成了！

莫名其妙！我对云的牛气很是不满！

云说，无知了吧！别急，听我慢慢讲。那天，那家伙很快支走了那位老师，从猪皮沙发上跳起来掩上门，满脸堆笑地说，兄弟，有啥要我帮忙的，明说，我一定帮！一定帮！我便提出了调动的事，他迅速从桌上拿起笔，签了！晚上，他还邀我在小镇最高档的酒店吃了一顿，喝得天昏地暗！他说我是他最好的兄弟！今生今世都是！尔后还挥泪痛斥自己过去的不是！

我说，那家伙莫不是有神经病吧！

啥神经病！清醒得很呢！云说，实话告诉你吧！你知道，学校的电脑和空调都是在成都某商城重庆某公司购买的，那电脑只一万多元，那家伙报了多少？二万三！那空调价格是三千元，他报了多少？五千元！全校可是一次购了几十台呀！你算算账，就明白我调动的原因了！

我和妻一下子傻在了那里，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